



方東美著

# 方東美演講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註冊商標

圖書目錄：100001(78-20)

---

## 方 東 美 演 講 集

---

發行人：劉 燕 生

著作者：方 東 美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十樓・電話／(02)3952508

發行組：臺北市北安路八〇七號・電話／(02)5007114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門市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電話／(02)3817230

臺中市市府路三十九號・電話／(04)2201736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十五號・電話／(07)5210416

花蓮市南京街五十七號之二・電話／(038)33731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印刷者：永 裕 印 刷 廠

地 址：台 北 市 西 昌 街 一 六 八 號

出 版：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八 月 初 版

定 價：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八 月 五 版

定 價：新臺幣（精）260元（平）200元

---

■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

ISBN 957-16-001-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弁 言

一、遵方東美先生遺囑收集先生歷年演講詞成「方東美先生演講集」。

二、本集所收各篇為先生在不同場所所作之學術演講，並以其簡短者五篇為附錄。

三、本集所收演講詞皆曾刊諸報章雜誌，因人事之變遷，於極少之文字略加修改。

方東美先生全集編纂委員會謹識

# 方東美先生演講集目錄

|                      |     |
|----------------------|-----|
| 一、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 ..... | 一   |
| 二、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 .....   | 四五  |
| 三、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襲及創造 ..... | 一一三 |
| 四、儒家哲學——孔子哲學 .....   | 一五三 |
| 五、漫談文化問題 .....       | 一八九 |
| 六、教育與文化 .....        | 一九九 |
| 七、當前世界思潮概要 .....     | 二一五 |

## 附錄：

|                      |     |
|----------------------|-----|
| (一) 傳燈微言 .....       | 二九一 |
| (二) 全國再抗日座談會談話 ..... | 二九五 |

|                    |     |
|--------------------|-----|
| (三) 苦憶左舜生先生·····   | 二九九 |
| (四) 羅家倫先生紀念談話····· | 三〇七 |
| (五) 段錫朋先生紀念談話····· | 三二一 |

## 一、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sup>①</sup>

中國先哲們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渾博沉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也要爲我們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在天壤間脚跟站立得住<sup>②</sup>。

——方東美

主席、各位先生：

兄弟一向有兩大戒：第一戒是不爲各雜誌作文章，這是自己想藏拙。第二戒是不演講，這還是想藏拙。因爲我自己不會說話，尤其是不會國語，所以無法從事公眾的演講。前些時一位同學來約我演講，我當時以爲這件事情早得很，待我慢慢的考慮，殊不知他就以爲已經答應了。在這麼一種情形之下，今天只好來破戒。

要是作詩的話，我想今天這個演講一定是無題；假使是無題，那麼，就應當沒有內容可說。假使要

說呢，有一種辦法，就可以叫做 Eloquent of silence，也就是佛學中所說的「聖默然」——一個字不說，然後大家馬上就退席，這個演講就完成了。接受這一個場面，我認為無題而又不說是最滿意的一種演講。但是，假使我們要把這件事情付諸表決的話，恐怕也不能夠達到目的，那就更尷尬，所以我現在只好借這個無題而說幾句話。

兄弟向來要是被迫演講，就從來沒有講別人出的題目。但是今天我接到一封信，說這個演講的題目叫做「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這確是令人非常頭痛的一個題目。什麼道理呢？我們假使用歷史的眼光來回顧過去，從春秋到戰國以後各朝代，在中國文化裏面每一個時代都曾出過大哲學家、大思想家。誠然這是事實。但是近年來，兄弟因為要寫一部東西<sup>④</sup>，就重新把中國哲學主要的直接資料，仔細的覆勘研究，然後察覺到中國哲學演變到清代乾嘉以後，幾乎可看的東西很少。因此，我可以用傷感的語氣，仿效西洋人近代所說的一句話：Philosophy is dead（哲學死了）。所以當兄弟寫那一部書的時候，寫到十八世紀乾嘉時代戴東原以後就寫不下去了，因為再下來就幾乎找不到真正有創造性的哲學思想。像康有為之類，就是遇著哲學的題目也寫成了政治性的東西。再有其他許多人，像譚嗣同有些東西，有人把它當作哲學，但是假使從真正的哲學眼光看起來，那是不倫不類的一些東西。因此，如果要再說中國哲學對於未來的影響，那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

這就譬如一九六六年，那時我還在美國，Prof. Lewis S. Feuer——他是 California 的哲學教授，就在 The New York Times 雜誌上面接連兩期寫了兩篇文章，題名叫做“American Philosophy Is

Dead”（美國哲學死了）<sup>5</sup>。在同一年的四月期間，我在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教書的時候，從英國來了一位訪問教授 Karl Popper，我就親自聽見他說自從語言分析進到牛津大學裏面去，牛津大學裏面的哲學就死亡了。他又說自從來到美國之後，發覺在牛津大學的哲學死亡率不過百分之七十左右；現在再到美國來看了，美國的哲學是百分之百的死亡。這位先生很風趣，底下就說：「我這七十多歲的老人說這麼一句話，美國的青年同事聽見了，一定很不高興。那麼，你假使不高興，便上來把我打死；但就算你把我打死，還是不能拯救你哲學的死亡喇。」

舉這兩句話看來，不論是：American Philosophy is dead（美國哲學死了），或者是 Philosophy in Oxford is dead（牛津哲學死了），當然是仿造德國哲學家尼采（F. Nietzsche）的說法，因為尼采曾經說過 God is dead（上帝死了）<sup>6</sup>，就是說宗教的精神也死亡了。因此，假使我們把歷史拉長了，一方面曠觀過去，一方面再透過現在，懸想未來，便不難發現：我們所處的時代實在是一個迷惘的時代。過去有許多歷史家回顧中世紀，往往要安上一個不好聽的名詞，叫做 Dark Ages（黑暗時代）。我想十九世紀許多歷史家把中世紀叫做黑暗時代，其實是非常冤枉，因為中世紀不論在宗教、藝術或文學上面，都有許多很高的精神成就。那是個光明時代！但是近代人拿近代的偏見，看不出那個時代的光明，才反倒誤稱那個時代叫做黑暗時代。依我看來，假使將來歷史家回顧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的我們這一個時代，要蒙上一個「黑暗時代」的名字，我想處在我們這一個時代的許多人將要感到「百口莫辯」！因為在今天這個時代，不只是宗教的精神衰退、哲學的智慧衰退，連藝術的精神也衰退，幾乎都

到達了一種不可理解的程度。尤其是我們回過來就哲學這一方面講起來，近五十年以來，就哲學而言，除了少數傑出的哲人以外，整個世界可說是哲學的低潮。假使在這麼一種情形之下，我們研究哲學的人還要誇張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可以影響未來，這是大言不慚！再加上從時間這方面看起來，對於「過去」，我們可以曉得是什麼，因為我們祖先，甚至我們個人，還是有若干的經歷可以曉得它是什麼。對於「現在」，也就是我們正在生活的時代，我們也可以接觸到許多真確的事實和真情實況。但是對於「未來」，不但從空間上看起來沒有法子安排，從時間上說起來還是沒法子安排，它只是一個未知數。而在這個未知數裏面，我們根據過去人類的歷史看，有許多很慘痛的歷史事實。譬如希臘從紀元前七、八世紀開始，到紀元前三、四百年的這一個時期，在西方人類文化的裏面是很少有的光榮時代。但是歷史有時候是個很奇怪的一種東西，這個 Attic Greek (古希臘) 民族的文化成就，那時在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方面，都了不起地表現了文化的光明。但是，今天那一個時代的希臘人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根本不曉得！現在定居在希臘的並不是希臘民族，而大多數是斯拉夫民族，根本連人種都變掉了。假使我們把時間提前到紀元前第七、八世紀，然後一直把希臘歷史延伸到二十世紀，如果還有人認為現在的希臘人就是代表 Attic Greek (古希臘) 時代的那一個天才民族，這是根本上的大錯誤。再如現在埃及，也不是紀元前幾千年所謂埃及舊王朝、埃及新王朝的那一個民族，今天的民族也不是那個時候的民族，今天的這個文化根本是回教的文化，不是平常我們講 Egyptology 裏面那個埃及的民族。假使要從這一方面看起來，那麼未來的世界究竟是些什麼人？我們根本無從知道！就美國這一方面來說，現在我

們曉得美國是些什麼人，也許照人口自然發展下去，當四、五個世紀以後，真正的白人變做是 minority（少數人），大多數反倒是黑人或黑人的混血種。假使那些人佔領了新大陸，那個時候造成的那一種美洲世界的部份是什麼呢？我們也不可不知。尤其最慘痛的一件事體，就是如果我們從整個的世界歷史上來看，那麼中國文化從四、五千年以來都是一脈相承的貫注下來，雖然有朝代的變遷，但是整個中國的歷史都是一直持續不斷的保持了它的命脈，不論在哲學的思想上面、在文學的成就上面、在藝術的創造方面，或在制度的建立方面，都有高度的文化精神成就。但是到今天，如果我們因此就以爲中國歷史上的光榮還可以永遠保存下去，卻要「待考」了，因爲，今天我們正面臨了一個極大的民族災難。這是個叫人寢食難安的嚴重問題，現在我就先舉一件事情來說明。

前年我在夏威夷開東西哲學會議<sup>①</sup>，那時共產黨正在那個地方開始統戰，它有部宣傳的電影叫做「紅色娘子軍」。我當時在夏威夷看了，看過以後，自己的血液從沸點冷到了冰點。什麼道理呢？因爲它的內容完全是在那裏宣傳農民的反抗，也就是所謂的農民革命。但農民的革命要真正是中國的農民才行；那「紅色娘子軍」的裏面卻表演了些什麼呢？卻又完全是借西方的芭蕾舞，從鞋子到服裝，都是奇形怪狀，從那個表演裏面根本看不出半點中國民族的影子！不僅僅是我的血液從沸點降到冰點，假使法國人看見了，（我旁邊就有位法國朋友看），連他也要感慨不已！因爲芭蕾舞原是很高尚的一種藝術形式，在西洋文化上面是融合希臘的建築與希臘的雕刻，並配合了近代的古典音樂所成就的一種高尚藝術。在它藝術的成就裏面，要追溯到希臘的建築、希臘的雕刻同近代的古典音樂，要這三大精神的藝術

配合起來才成爲芭蕾舞的藝術價值。但是共產黨不倫不類地拿這麼一種藝術上面很高尙的芭蕾舞來表現農民殘酷的鬭爭，像這樣子侮辱藝術，像這樣子瘋狂鬭爭，真是無理可喻。因此，在未來的世界，假使共產黨拿它那種不倫不類的制度長期佔領了中國民族的心靈，污染了中國人的土地，試問我們幾百年以後的中國人是不是還是中國人？是不是要像古希臘演變到今天卻被斯拉夫人佔領他們的土地一樣？或者像古埃及演變到今天卻被回教人佔領他們的土地一樣？從民族上來看，希臘民族已經滅亡了！埃及民族也已經滅亡了！我們中國民族是不是也要一樣會滅亡呢？

我們舉這幾件事情，就可以曉得平常我們開口未來、閉口未來，事實上這個未來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時代是不可知的因素構成的！那末，我們說要拿中國的哲學去影響未來，是怎麼樣影響法子？而且在這中間我們還要瞭解：中國的哲學，在春秋時代達到世界稀有的高潮；但是到了秦漢以後，馬上進入低潮。魏晉時代又轉變了，轉變了之後，代替中國原來的哲學智慧不是中國以前的儒家、道家，或者是墨家，而是佛學。從兩晉以後一直到六朝，真正代表哲學最高智慧的不再是中國本有文化上面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而是新進來藉中國這一塊土地發展成爲另一個高潮——所謂佛教的智慧、佛學的智慧。從此以後，又形成一個低潮。從五代以後，到了北宋時代再興起來的，那也不是原始的儒家、原始的道家，而是儒家、道家再滲透了佛學上面的禪宗所產生出來的新學派。這一個高潮經過一個時期之後，一直到元代又形成一個低潮。明代一起來以後，到清代又是一個低潮。從乾嘉以後，我們幾乎也要說：「中國哲學已經死亡了！」假使在這麼一個情形之下，我們要說：「中國的哲學可以影響世界的未來」，

對這個問題，我們先要試問在場的各位：「中國哲學，在現在是誰代表？誰有這一個資格代表？」假使現在沒有人站起來說：「我就是中國哲學的代表！」那麼，現在真正的中國哲學家到什麼地方去找呢？連找中國哲學的代表人都這樣子有困難！試問拿什麼可以代表中國哲學而去影響世界的未來？

我為什麼說這一句話呢？因為我剛才說中國民族的哲學在乾嘉時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國時代都沒有復興，為什麼是這樣子說呢？舉一個很痛心的事體來說，我平常有一句很得罪人的話，就是我在臺灣大學裏面教了二十幾年的書，在這裏面真正的中國文化根本沒有！就是有，份量也非常之輕！就國文這一方面來看，試問現在國文系，能講中國的經學、子學、史學的人有好多？或是對於清以前各朝代鼎鼎大名的文學家的文集，誰能够稱心悅意地看，而看了能够了解欣賞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同時，在哲學這一方面，許多大學所編訂的課程，都是把西洋擺在第一位，甚至有時候連印度哲學的份量都超過中國哲學的份量。試問在這個情形之下，如何可以訓練一個獨立思考的哲學家來發揚中國哲學智慧，而這個哲學智慧的内容是真正從中國哲學裏面孕育出來的？所以，從過去在大陸上，一直到今天的臺灣，要找一部可以像個樣子講中國哲學的東西，恐怕走遍了各書局都很難找到！試問我們哲學衰退到這麼一個程度，而我們還大言不慚說中國哲學可以影響未來的世界！因此，出這一個題目叫兄弟來作，可以說沒有法子作下去！假使要照這樣子看，好像是太悲觀了！但是我們可以說一方面的確是很悲觀很悲痛，就是近幾十年來中國沒有獨立的教育！沒有獨立的教育政策！沒有獨立的文化理想！過去五十年以前，當時學西方還不能直接學到，一切學制、一切課程的内容，乃至於教授編的講義，都是拿文抄公的資格從近

鄰——日本抄來。以後再轉變了，用庚子賠款這一點錢來訓練留美預備班，從這裏面大量地產生留學生。而留學生一派到美國去了，到其他外國去了，結果人家教育的好處沒學到，而把膚淺、浮躁的這一種氣息一起學回來了，從服裝、習慣，甚至於說話的語氣、神情，一套「洋涇濱」的氣息！學回來之後，第一步把這個洋涇濱的精神轉運到商業界，然後是實業界和政界。一直到了今天，中國還沒有獨立的教育政策！沒有獨立的文化政策！因此，有許多人就挖苦我們臺灣是「文化沙漠」。這個文化沙漠不是偶然構成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獨立的教育政策、沒有獨立的文化政策所收的苦果。在中國文化裏所強調的「正德」，只成爲一種呼號而已，「厚生」也只是一個願望而已，事實上大家只曉得講「利用」。整個社會風氣最好的這一方面，也只不過輕工業支配著整個的社會，再從輕工業變成商業社會。而從事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面，根本只是職業性地從事教育，而終年不能夠買一本書，試問怎樣能够研究學問？終年在學校裏面不能夠好好地讀一本有價值的書！在這麼一個情形之下，試問國家的命脈——「學者」——怎樣能培養出來？這種話，平常許多人不敢講！不忍講！假使要照這樣子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將長期處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但是一直到現在，仍沒有人對於這一點有所感受、有所慚愧，然後從慚愧裏面有所奮發！從中國優秀民族的靈魂中鉤出民族精神來振興真正的中國文化！只有如此，歷經衰退的哲學才可以復甦！但是，我們就要問：「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我們有沒有這個覺悟？我們有沒有這個決心？」我們就要問，平常在報章上面、雜誌上面、社會的評論上面，有沒有人把這個當做嚴重的大問題提出來，夜以繼日，日以繼夜地反省、考慮，然後再提出一個新的計畫出來，來發揚一種新

的精神？假使沒有這一個決心，那麼，我們回頭西望，再向整個大陸看一看！共產黨整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整個的文化裏面，試問它有沒有半點中國的民族精神貫注在裏面？這正像那部「紅色娘子軍」一樣，裏面根本沒有半點中國民族精神的影子！可以說中國民族的靈魂、中國民族的血液，在大陸上已經是消滅淨盡了！才會變成今天這麼一種現象！

的確，在整個世界文化價值低落、哲學智慧衰退、而教育已經喪失國家民族命脈的時候，我們實在沒有法子再談哲學的復興！假使這個哲學不能够復興到像宋明時代新儒學的地位，或隋唐時代大乘佛學的地位，或先秦時代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的那一種地位，那末，在將來文化上面，我們過去引以自豪的這一種成就，那是我們民族老祖宗過去的成就，與我們無關！我們現在要是再不能够振作精神，重新在這個哲學上面開創新的局面出來，我們不但不能够、而且也不可能侈言對於未來的世界能够產生影響！試問世界上面還有什麼事情比這一種恥辱還要大？

從紀元前七、八世紀，一直到紀元後二世紀，在這麼一個時代裏，中國的哲學智慧在整個世界上面，與西洋的希臘，與古代的印度鼎足而三，表現了不朽的成就。而我們現在卻完全不能够繼承那個光榮把它發揚光大！試問這個責任誰應當負？平常我們表現我們憤怒的時候，總是把這個責任推給別人，推出去！現在對於文化、哲學、藝術這一方面，假使我們不能够保留過去的光榮，這個責任是推不出去的！所以我們自己應當承擔起來。要是失敗，我們應當慚愧，應當以爲奇恥大辱！而好好奮發振作，來雪這個奇恥大辱。

因此，交這一個題目給兄弟來講，兄弟的確是沒有法子交代的。雖然沒有法子交代，但是我想在座的同學或同事連兄弟在內，學哲學已學了多年，或教哲學也教了多年，現在面臨著整個世界哲學的衰退、中國哲學的死亡，內心實在應從困惑、痛苦、慚愧裏面趕緊覺醒過來，實在需要先在精神上重新振作，決心要為將來的中國、將來的世界創建一種新的哲學。假使哲學的命脈在我們的精神裏面沒有死亡，我們應當要負起一種責任，為未來的世界，在這個哲學上面要打一個藍圖，彷彿建築師一樣，要建築一個新哲學的體系！而這個新哲學的體系要有計畫的建築起來，要根據藍圖。

過去中國的哲學、中國的文化，曾經深遠地影響了我們的近鄰，如高麗、日本、越南，或者是東南亞其他的國家，甚至於西域<sup>⑨</sup>。但是，現在世界變了，世界縮小了，假使我們在這個哲學上面要打一個藍圖，將來這個建築不僅僅都由中國人去建築，有許多部份，印度人也應該參加建築，歐洲人也應當參加建築，美國人也應當參加建築，這個未來的世界是全體世界人的世界。假使它形成了新文化，這個文化的決定因素，應約如下述。

決定整個希臘文化的因素，不是宗教，因為希臘的宗教發展沒有達到很高的程度。決定希臘文化的重要因素，第一個是哲學的智慧，第二個是造型藝術同文學詩歌。換句話說，就是哲學和藝術<sup>⑩</sup>。過去的中國文化，舉以與古典的希臘文化相較，頗有類似之處。決定中國文化的第一因素是哲學，所謂哲學就是指著先秦的顯學，像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sup>⑪</sup>、原始法家。決定中國文化的第二因素是中國的藝術，就像現在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大量的銅器。中國古代建築因為材料的關係沒有保留下來<sup>⑫</sup>，

但是銅器是個不朽的東西。三百篇以後，各體文學次第發展，形成無數的詩詞歌賦、戲劇、小說，無一不是中國純美精神的表現。再就造型藝術，從雕刻、建築、書法再轉變成爲無與倫比的繪畫，可以說決定中國文化的優點也像希臘那樣，不外乎哲學的高度智慧連同各種的藝術成就。

假使就這一點上面看，我平常有種想像：我過去曾經同已經去世的一個朋友<sup>②</sup>說：東西文化的接觸，從東西交通這一方面來看，假使漢武帝開發西域，提早一百多年；或者是班超在西域立功也提早幾百年，然後東西交通這一方面，不僅僅到達裏海就止了，而是到達地中海。那麼，中國的文化同希臘古典的文化在紀元前四世紀以前就直接接觸。我想，在那一種情形之下演變到今天，整個的世界史須有另外一種寫法。或者是在西方，Alexander 若遲生一兩世紀，他通過中東，不僅僅在南亞這一方面，止於印度五河流域，而從天山山脈直接打通了到中國來。假使這兩個優秀的民族，拿它的哲學智慧、藝術才情，互相配合起來，也許老早把這個世界史構成了一個新的局面。

現在因爲這兩點事實在歷史上沒有辦到，Alexander 東征只到達了印度五河流域就止了，沒有到達中國；中國向西也遲了一點，只能够到達「大秦」的外圍，而並沒有真正的接觸到羅馬的核心，只到了裏海就止了。構成東西的媒介不是這兩種優美的哲學文化和藝術文化的直接接觸，而是中間藉一個希伯萊宗教文化的接觸。如此，在歐洲就把這個希臘末世變成了後來的中世紀；而在東方這麼一個泱泱的文化大國，居然同西方的希臘文化沒有直接的接觸。中國近代傳統文化沒有外來新的力量衝擊，才構成宋元以後，中國的文化從高潮這一方面漸漸的走下坡路，落到明清時代不可收拾的下坡路。然後要接觸